

夏峯先生集

一



夏峯先生集

二



夏峯先生集

三

夏峯先生集 四



夏 峯 先 生 集 五



夏峯先生集 六



中華書局

夏峯先生集

一

孫奇逢著

中華書局

夏峯先生集

孫奇逢著

中華書局

夏峯先生集

三

孫奇逢著

中華書局

夏峯先生集

四

馬融齋著

中華書局

夏峯先生集

五

孫奇逢著

夏峯先生集

六

孫奇逢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夏峯先生集 六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夏峯先生集本傳

先生諱奇達，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試由沐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不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退、著名膠序，弟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善砥礪名行，少爲閩黨所推。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尚寶補庭，補庭間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嘗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曆庚子京兆榜，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證之，中有自信人，卽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毀成例，病、喪、葬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既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善，具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後，產益落，妻娘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邑長欲以事屬公關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卻，每至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羮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退避。邑紳士范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鹿公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

魏被逮時，僉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洢相投周文選順昌，寓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闕，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廠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上，興歌黃鳥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因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違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之，達御牀而泣。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即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贓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掠。公深念南來者未必卽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蒸策蹇，奔走數百里外，醵數百餘金，齎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旣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縉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湊數百，甫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罹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仗止

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爲護庇知不須多囑也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計誰完天北行復借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篋方張凡素往來者皆健戶遜迹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焰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者恐後恆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公曰家貧不能芻養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牧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豎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伸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檢關鹿公與茅元儀參贊師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旣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甯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王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甯有爲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擢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謙歸功於張仲孝友啓泰實爲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爲當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公與鹿公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

入城鄰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壤傾圮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卽窺其圮者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衆公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誓神告衆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簡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掃蕩餘話引田子春避地徐無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峰書院記其始末鹿公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間業鹿公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村發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年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囊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瘡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幕蘇門百泉之勝爲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尙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峰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畝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悉也中州直指潘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峰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倦倦以民彝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